

凝视观音山



姚谦

音乐制作人

Music Producer

游走于两岸音乐界

因为一个意外的缘故，我在台北淡水住了两日，所住的房间落地窗正对观音山，因此得以细细观赏常被遗忘的台北象征。三十多年来居住台北，我与这座山并不陌生，却也谈不上亲密。年轻时有过几次周末去淡水吃吃喝喝，或许会随意地在观音山前拍张照，却从未真正如此地凝视它。

这次不一样，我日夜对着它，犹如身处一场无声的对话。那抹熟悉却飘忽的山影，瞬间变得鲜活起来。它从来不只是一座山，而是台北人情感里一种抒情的寄托，是台北人家记忆中的朦胧轮廓。而连续两日的凝视，细看观音山被淡水河环绕，望着淡水出海口，随着临海多变天气与海风沿河吹拂下，景色是不固定的时时变化中的，清晨云雾袅袅飘渺，正午阳光透亮直面，傍晚则随夕照变幻成多彩。

这两天终于让我理解了曾经喜欢过的本地老艺术家们笔下的观音山，为何各自不同风情，相同的山景实则反射着不同人的情感。我的收藏中也珍藏着两幅观音山的画作，一幅是陈德旺先生的近抽象的描述，另一幅则是洪瑞麟先生的作品——透过朦胧的色调与近景的淡水礼拜堂屋顶去对望远方的观音山。洪先生笔下的观音山，不只是单纯的山色，而是投射了台北人对淡水的整体印象，或许更蕴含了台湾人对家乡的一种共同记忆。我觉得它们正描摹着某种难以言喻的情感——台北人对这片山水的归属感、对生活的安然，

以及对未来的默然期待。

人与土地之间的记忆总是互相映照。观音山这样的风景，对于台湾艺术家来说，其实不仅是眼前景致的记录，更是心境的投射。这片山水记录着历史，也蕴藏着台湾社会内在的不安与静默的期盼。随着时光流转，台北人对观音山的凝视一如既往，却也因着不同世代的际遇而多了些不同的诠释。听罗大佑以观音山为名写的歌曲，似乎正唱出这种微妙的心情：在现代的台北，观音山成为了情感上的避风港，它像是稳定的依靠，又隐隐呼应着我们心底对于动荡世界的沉默对抗。当我们望着这座山，想象着平静的生活，仿佛在这份无言的对望中寻求心灵的慰藉。观音山时而艳阳高照、时而云雾缭绕，仿佛在提醒我们：人与土地的羁绊，或许来自于我们内心对稳定的渴望与不安的隐忍。

每一位观看者，皆在它的面前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那份力量，或安慰，或感伤。

这样的思绪随着落日散去，观音山的轮廓在暮色中变得模糊而悠远，似乎在轻声回应我的凝视。每一位观看者，皆在它的面前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那份力量，或安慰，或感伤。观音山的美不在于其固态不变，而在于它的包容，它随着每个人不同的心情与故事而变化着面貌。这座山的存在，像是一面倒映着我们自我意识的镜子。两日的凝视，不仅使我体会到艺术家笔下的观音山为何各异，也让我明白在这变幻之间，我们其实都在无声无息地书写着属于自己心灵故事。■